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師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汪

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
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
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冀唐
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
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
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
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
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
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

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

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
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
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
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
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安寧理初
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
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
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
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

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
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
以為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
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其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
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
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
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鷂於苑中暇見維翰退而嘆曰
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
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
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

帝以維翰其議毋絕月
亦不使維翰見德
光
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
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
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
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
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
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
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
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
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

公當國使維翰獨死於斬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
以帛加頸晉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
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
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
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
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
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
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
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
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
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櫛
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
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

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
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
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
玉鞍衣籠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 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
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
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柔相遇虜於戚
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
不動三將被虜虜將以三將效之三將得出皆泣訴

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
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
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
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
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
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
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
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
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
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
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
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
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年

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
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
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
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專集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
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宝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

同沙彦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
雲州彦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溫奪其職珂閉居無懼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
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
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
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
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
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
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
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亦不
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
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
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
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
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
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嘗以生日遣逢吉䟽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求吉故秦
王從曦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玉帶承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王玉帶直
數千緡責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來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橐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冀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
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
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曾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曾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魚貝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
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暮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
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

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濟諷濟請罷太祖與
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濟離間大臣罷濟相以楊邠兼平章
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
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
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
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
避之既而中輟入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
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
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
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

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
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兼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
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先鄭州榮澤人也為人臨勇走及奔馬梁末
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州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
祖與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

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

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

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

竒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又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

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

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

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

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

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爲茶僮慮其錢福進管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一玉枕以遺其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

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于緡爲獻潁州趨場官趨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極訴之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放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

之明日會飲賓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
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
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佗日會飲章
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
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
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
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
李業鄭允明後贊耳聃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
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
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
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
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
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
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
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

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為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如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第慮實甲兵完而已禮樂

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七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主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

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
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
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
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
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
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早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
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及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
旅未嘗乏絕然征剝天下民甚苦之徃時民租一碩輸二
勝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以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

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
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
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
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
章猶意不能滿徃徃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
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
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
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
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

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鏐乃一切禁之然鏐用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鏐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鏐鏐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鏐嘗切齒於文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

死誅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儼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鏐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鏐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鏐俱見執鏐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鏐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鏐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鏐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度語，相誚戲，放紙爲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關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

臣大臣楊邠、史彥瑘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外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咸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糜殺戮以為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鄣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

表

文進亦見殺

後贊死州瑤平其世借也贊幼事張延勳延勳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文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焚其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兩照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
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
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歐陽 撰
徐 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
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

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
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
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
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播殺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
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
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君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
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
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
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竊在修文德以爲先

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
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
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
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
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
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
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
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
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

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令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

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時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菊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見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言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言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專無大小必稱美頌

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
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
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啓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
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
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
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
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
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

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
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
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
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
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其而其
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
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

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常輕
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
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
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
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
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
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
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

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
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
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解經末帝使人止之問
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
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韞炭乘流而下
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泂河以趨德勝舟兵

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撤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染日削而嫉岩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燕臣以謝天下

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謂有司劾彥章忝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少勝兵皆屬敗疑京師祇有保鑿五百騎皆新募之兵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遶坊以兵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真魯

可奈與彥章善諸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
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
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村
其剗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易死留皮人死
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
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
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
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

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
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
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
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
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
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
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颺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

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
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為多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大
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茶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彘幸者不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盡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常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么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
嗟其愚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
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

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

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廿六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哉十歿者不得與也

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作死虫干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

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息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主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率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又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時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涇水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魯異

吳巒兵猶可戰而不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掌事璋後事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
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
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
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
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
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
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揚劉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以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
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檄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
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詡等送京師敗帝喜賀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
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世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奔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襲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
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
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比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
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而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
光遠而諷其殺已也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節死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以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遙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以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中平梁為拱辰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友破蜀平康延平以功為虢州刺

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汴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至是地而歸兵羸乏
可大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剽門以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斌從城上罵延

壽白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
斌能為國死尔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
屬皆没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
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
臣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
力戰功為步軍之長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
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

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
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
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
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
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為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虜虜捷都指揮使戍
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苗禹敢不能拒彥超
以咸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以解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取高平彥超為前

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六圍漢太原契丹
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心為先鋒戰忻口
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
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又
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
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以憂忿不食者數
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奔其妻子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之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昇
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
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肴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

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
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
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宗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
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宗質南還而
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病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楊表

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
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
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下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
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
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
發會重進以景蠟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
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
得此指斥之言乎亟乃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

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
不對神色怡然以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尔
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
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
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